

海關見聞錄 (上)

一 關員生涯記趣

阮壽榮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我二十歲，這一年的暑假，在上海私立中學畢業，報名投考北京稅務專門學校，很幸運的以第一名被錄取，離開上海老家，前往北平就學，一切都順適，民國十五年六月在稅專畢業。海關總署召見畢業生，詢問同學們的工作意願後參照主管官署所需的工作員額，分派工作。我因成績特優，毫無困難的依照志願被分發到江海關任職。

民國十五年七月一日去江海關報到，從此開始了我二十多年的關員生涯。

自從民國十一年秋天進入北京稅專，便開始接觸到海關上的人與事，現在先把這個有一百多年歷史的龐大機構，簡單的介紹一下。

英人赫德建立海關

我國對外貿易，起源很早，但收取關稅還是限於南部廣東一處，那時是一種包稅制度，因此造成了許多富商。到了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以後，沿海五口海關纔有西人加入，但仍各口為政並無集中管理的制度。在一八五〇年間，太平軍攻入上海，清廷官員逃走後，上海新關即由英、美、

法三國領事代管，繼續徵收關稅，他們以英國領事(Wade)為首，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認真收稅，關稅收入突然增加，清廷亦樂得把行政權交給他們坐收漁利，此為海關落入西人掌管之開始。在西人之中有一位姓赫德(Robert Hart)的愛爾蘭人，他是一位中西飽學之士，對於中國文物，歷史習俗，都有深刻研究，那時在廣州關領事館工作轉入海關當副稅務司，上海的西人委員會曾與他聯絡請他到上海合作，但他有一個理想，必須把全國海關組成一個機構，在統一管理之下與清廷直接發生官方關係，因此他遲疑不決，一直

清廷直接發生官方關係，因此他遲疑不決，一直到委員中一位英國領事(Cay)代慈禧太后向英國購買軍艦出事失寵以後，他纔取而代之，去北京成立了模仿英國海關制度的總稅務司署(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簡稱 IS)。從此以後他大力改進，把當時的幾個海關，漸漸地隨各地開埠通商設關而擴大至三十餘個。到他在一九一〇年退休之時，中國海關的聲名，已遠播於全世界了。

赫德對清廷的功績及他所受的待遇是史無前例的：他代表清廷與八國聯軍協商清廷回朝條件

及賠款數字，在以後的外交事務上，他做了清廷的顧問及代表(清廷給了他「太子太保」的官銜，能直接見到皇上)，同時他也做了英國的代表及顧問(有一次英國派他做公使，他辭謝了。在信中說：「對英國利益而言，我當 I.S 遠較當大使為大。」可見其對清廷的政治影響力之高。有些後人都會批評過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但平心而論，他的確幫助清朝免於分割，及延長了它十數年的生命)。

對海關行政的貢獻

赫德主持海關工作數十年，曾為中國海關行政事務做了許多大事：

一、他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稅收機關，僱用了數以千計的各國人才，創立了一個以用人維才，待遇優厚、公平，為行政原則，以廉潔為重的文官制度。

二、他沿海沿江，建築了燈塔及氣象臺，便利商業發展，及河道的通暢。

三、他設立了同文館協助訓練外交人才，並供應外交使節的經費。

四、他組織了中國郵政（派海關稅務司任主管）直到一九一一年郵政獨立為止）。

五、設立了海關稅務專門學校，訓練高級關員。人們常稱海關為「洋關」因為主權都在洋人手中，但赫德在設立稅專以前，早已見到將來海關必被國人接管，因為他在一次通令中曾向西人說過：「你們必須記着，海關是中國人的機關，早晚必定物歸原主，你們必須對中國官民禮貌週到，不可越規……。」

六、他組織參加了好幾次世界博覽會，把中國文物介紹到世界各地（在紐約的博物院中，有一張大的慈禧油畫像，是西方人初次見到中國皇后的真像）。

七、在海關內，他設立了一個統計科（其他二大部門分為「徵稅」及「海事」），專門編製世界及中國的貿易報告及統計，分發全球，並附設一個遠東最佳的印刷廠，印發由關員編寫的各種書籍有數十種之多，印刷講究，書中從無一個錯字。

八、因全國重要地區都設有海關，他命令各關稅務司，每月除寄呈貿易報告外，必以半官方式隨時報告當地情況，因此他建立了一個最大的情報網，能被人稱為「皇後之皇」（同時他也成為英國政府的最好情報員，被封為爵士）。

九、他曾向清廷作了兩大建議：第一為改革幣制，第二為國化田賦收入，大量增加官員薪金改良風氣。據他估計全國田賦如能交由海關征收，非但外債可在短期內還清，而且進出口關稅亦可大量減收，以利貿易。但因田賦為歷來地方行

政費用來源，亦為官員們的私人及奉獻大臣們的來源收入，遭全國官員們反對，他的建議都未被清廷核准。

北伐後的海關變革

他因病退休後，革命前曾被召回中國一次，他歿後由愛德華（Sir Edward）繼任，不久即由安格聯（Sir Augel）繼任。

安格聯能力很強，但他對國民政府甚為跋扈，他擅把關稅收入，改存英國滙豐銀行，先扣除外債及行政費後，纔把「關餘」交財政部國庫，因此各任部長都須仰他鼻息。後在顧維鈞博士當政時被免職，此為北伐成功後中央政府堅持國家主權之一大表現。

在北伐之時，廣州關稅務司梅樂和（Sir Frederick Maze）已與政府合作，將該關關稅移交政府，因此頗得蔣介石的信任，全國統一後即被任為海關總稅務司。從此海關即未參與政治活動，西人成為真正的客卿（尤其在宋子文先生任財政部長之時，對海關管理最嚴）。

海關自始即採取職位分類制度，其主要人員之組織，約如下表：總稅務司——總署主任秘書（後改為副總稅務司）——總署各科秘書——總署及各關稅務司——副稅務司——幫辦——稅務員——當地錄用員工。每類人員各有一條升級加薪的直線，如想升入他類，必須經過主管二、三次的推薦或考試方可。自稅務員以上各項職員，都可隨時調動，因此人員之運用極為經濟有效，而表現才能之機會亦多。每年考績報告先由職員

自寫，再由主管批判，如有特別不良的評語，職員可以直接申訴，隨附在考績中，一併送總署人事科決定，因此甚為公平亦斷絕了奉承走後門的路。至於待遇方面，除薪給每二年加一次之外，每七年有一年的獎金，退休時有退休金，平時另有醫藥、調口津貼等福利待遇，高級職員且有宿舍及僕役等供應。

在我一九二六年進入海關之時，適逢北伐之期（一九二五開始至一九二八年建都南京）亦為海關的全盛時代。我在七月一日去江海關秘書課報到後，即填了一份三百兩關銀的舖保，保證我不吸毒並自願聽命調職，隨即被派到徵稅科工作。稅專畢業生第一年的職稱是「見習」，在此期間須受嚴格訓練使其貫通全關作業，經過四次季考、一次大考之後，憑其成績改派為「幫辦」或「稅務員」，此二職位在薪金及前程上有極大的區分，因此為我們大家所爭取的關鍵目標。

改善華人關員待遇

在工作方面，我一無困難，因業務的原理在學校中已經讀過，到關後不過實行而已，但因江海關是最大的海關，分工極細，而且業務極忙，我每日埋頭苦幹真是一無休閒，有時被「拉伕」到各組幫忙，每日工作不停，好在年輕力壯並不在乎，反而因受人歡迎注意為樂。我四季小考都鰲頭獨佔，大考時由總署派來資深老稅務司主考，他見到了我每次第一個交卷而答卷又好，他即請我代他坐在監考官位上讓他可以自由休息。大考後在第二年春，我即被派任為四級幫辦，黃

、陸二人被派為「稅務員」。我在海關的工作不值記述，但有一、二件有關華員大眾的事，及我在此時期中的個人私事，倒頗值回憶。

北伐期中，雖然海關並不受影響，但全體華員都情緒高漲，都想藉此機會，改善華人的地位及待遇，因此在丁貴堂同學的領導下，組成了「全國海關華人聯合會」；丁君請我任英文秘書，當北伐軍進入上海後，我們即提出了改良計畫，送請總稅務司核准施行，總署即派了代表到上海與我們談判，開會時由對方一位西女職員擔任速記，我方亦請我擔任記錄。會後西女清稿後同我相對，並無多大出入，她問我用何種速記方法，我說我是用「長手」(Long hand) 摘記後再憑記憶重寫的，她頗為驚奇。此次經歷，為我以後在臺北任職時的先聲。

經過和平談判後，華人的地位待遇，確實改善了許多，在此以前華人中最高的職位是丁君所任的「代理副稅務司」，以後他即步步高升到副總稅務司之職，其他資深職員亦有多人升到稅務司之職。

「華人聯合會」成立後不久即設有「海關俱樂部」，我稅專同學又另外成立了「稅專同學會」，我在兩處都擔任了英文秘書。

法國同事魔鬼誘惑

關員生活，本已優裕，經改良後更是養尊處優了，我們年輕光棍更是個中驕子，每日下班後集中在俱樂部中，吃喝打牌，興高時外出尋歡跳舞。我個人到此為止，尚未親近女色，雖然同流

合污，終是點到為止，不敢下海，同事們時常取笑我是「無能為力」的人。但不久我交上了一位法國同事名克力司丁的及其他英、美、日、俄的光棍，生活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克君年長我十歲，他是巴黎語言專科學校的學士，能說多種言語，性喜音樂藝文，為人豪爽，風流不羈，與我成爲知己之交，他進關以前，曾在法國各處殖民地服務，因他喜與土民交往，法國政府不甚歡迎，他進海關後又與英國同事不合，輕視他們虛偽，因此同華人相處頗洽，他每天無女伴不歡，他曾向我說：法國人最懂享受醇酒美人，他們最崇拜的人是名藝人及名妓女，因此祇有法國文豪能寫出「茶花女」、「度白莉夫人」、「曼儂蘭司谷」等艷情名著千古流傳。他在上海既找不到名藝人名妓女，祇得降格以求，找普通舞女妓女了，因他人地生疏，所以時常邀我同玩，我雖與他同行，但仍始終保持我的戒條，我那時正值精力旺盛之年，當然不會無動於衷，但我看他所找的對象及他那種饑不擇食、銀貨兩訖的作風，使我退避三舍。

同時我也與其他國家的青年相顧從，並觀察他們對性慾的觀念及發洩的方式。一般而論，英國人較爲含蓄保守，他們不隨便公開討論，因爲他們被英國上司管的最嚴，如行爲不檢可被處罰，但熟識了或飲酒以後，他們也會洩漏秘密，同我到各處公寓中去找私娼，某一次一位同事約我同去江西路一家「公館」，設備豪華，內有五、六個青年西女，我們選了二人，她們招待吃飯飲酒後，即改穿薄紗寬衣，同我們跳舞，舞畢請我

們到她們香閣，我那時已有半醉，色迷心竅，被動的初享人道，匆匆穿衣下樓，連那少女的名字容貌都不記得，祇覺得餘香附身，那女子健美肉體的影像尙留腦際。

外籍同事交誼活動

其他外籍同事，亦時常與我交往，有家室的且請我到他們家中便餐。德國人凡事講究科學，女人喜歡健美，常以暴露身體讓人欣賞爲榮，因此對於性事皆公開討論不以爲恥。有一次我遇到一對年輕夫婦，那妻子怨他丈夫性技太差，不能使她滿足，主人夫婦當場請他倆公開討論，並在旁指導如何增進性技，大家不以爲奇。光棍同事大都找女友發洩，很少玩娼妓的。

日本人對待妻子最嚴，我一個同事，他出門或返家時，都要他妻跪在地上送迎，他告訴我，他可以把情人接到家中同睡，他妻子決不敢反對的。他也伴我去六三花園吃花酒，但我對滿面塗粉的藝妓並無興趣。

從此以後我色戒已開，每次外出即留意挑選對象，我並不像克君那樣濫交，總覺得以金錢買歡，並非男女正常關係，又因我個性好潔，深懼得到惡疾，遺笑大方，所以尙能節制。

英國有一首民謠其大意是：

「世上確有魔鬼，是無可置疑的。問題是：牠是想進入爾身，還是想從爾身中逃出？」

在我生命中，受魔鬼的引誘已不知有多少次，我雖然盡力抗拒，但牠已影響了我的思想心

靈，如同電腦一樣地把許多資料堆積在我腦中，祇要一按電鈕，必似江河決堤，難以遏止了。

我們光棍們最佳的獵豔場所，是在海關俱樂部每星期六舉行的茶舞或晚舞。那時關中的女職員以及中西男女來賓都來參加，我在此種會中，結識了好多女友，時常約她們外出遊樂，單獨交際，有幾次且出外旅行，其中閩秀為多，亦有客人帶來的風塵女郎，那時我女友之多，屈指難數，每星期必需安排時日表，以免誤事，此種女友並非都是我主動得來的，有幾位是移樽就教，有時「落花有意」我反而「流水無情」幾次交往即行斷絕，但真正有肌膚之親，或成為長期朋友的也有過數人，而且大家事先申明，不談婚嫁問題，因我當時即覺得此種妖艷的女子是可做膩友而不可娶為妻子的。

我國是禮儀道學之邦，對男女之事，很少在自傳中儘情細述的，而且此處也不是談風月的園地，因此我就此拉住，轉談正經。(歐美作家，很多不忌性事，無論在小說或自傳中，每將床第之事描述得無微不至，因為他們的看法是在人一生中食色同樣重要，如祇空在口上談情說愛，反而成為演木頭人戲了)。

我母親很關心我的婚姻大事，她為我介紹房東的女兒及其他閩女，要我作個決定，我那時正在脂粉隊中廝混，燕瘦環肥隨心所欲，那肯把家累套在肩上，因此非但把全體拒絕了，而且寫了一封道歉的信，把幾張小姐的照片也退了回去，繼續我的浪子生活。

在我廿三歲的春季，我的同窗陸秉堯在上海

結婚，邀我參加並要我特別注意當伴娘的他的表妹。我在婚禮中見到了她，明眸皓齒，圓圓的臉，像洋娃娃似的，甚為可愛，飯後看堂會時，我站在她後面，剛巧有一個氣球飛過，我把它拋向她後腦，未能擊中，我身旁站着一位長者向我說：「向右一些即擊中了」，我覺得很為尷尬，隨即同他交談互通姓名，他說他姓楊是伴娘的父親，且答應戲完後為我介紹。在散場時，他即找了新郎，約我及新夫婦去蘇州他家中午餐一敘。

一見鍾情天賜良緣

第二天陸兄夫婦同我赴邀，他把楊家的情況約略告訴了我，又說他在事前，早已推獎過我的學問地位，因此他以為我們是天賜的巧緣，而且她家住在天賜莊，此項婚姻必定是圓滿的。在宴客時我見她身穿家常衣服，不施鉛華，很大方自然地招待客人，同我說話時一雙大眼，充滿了信心誠意，雖不多言，答語都中肯含蓄，在園中與弟妹遊戲時又活潑玲瓏，天真可愛。我所交的女友雖多，但在她面前好像酒後立在春風之中，另有一種清新的感覺。我較她年長四歲，而且身材比她高出許多，看她好像是我想像中的小妹一樣。飯後由當時在蘇州任水利局長的沈百先生招待乘汽艇去天平山坐轎遊山(我初次見到女人抬轎)回家告別之前，我即請陸兄執媒，代我求秦晉之好。楊先生夫婦，即徵女兒意見，她含笑不答，當場即由陸兄建議，約定於下星期在楊宅訂婚，他們又送給了我一張照片帶回上海。

母親帶了幾件早已為我預備好的首飾，同我

及大、二姊四人如約到蘇州訂婚，楊家本是大族，親屬衆多，在上海亦有老家，但我岳父思想極為文明，不喜繁文俗節，因此祇宴請了在蘇州的親友，很簡單的完成了文定儀式，我請了那時派在蘇州關任職的同班同學袁福昌，做男方媒人並預約定他做伴郎。我們訂婚之後，她時常回到上海老家與我約會，我們雖然一起吃飯遊玩，始終保持禮貌，除見面時握手問好，分開時握手道別之外，並無熱戀的表情，但我心中自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因此在生活方式上收斂了很多。我們交往了祇有幾個月，就同意在當年(民國十七年)五月十九日結婚。

結婚前我家已遷入北四川路底四達里一幢三層的房屋，我姊姊居在三樓，我獨佔二樓，又僱了一個女傭，因此祇需添置新房傢俱，一切都已準備就緒。我們的婚禮是由女家安排在湖州會館舉行的，當日賓客衆多，我同事們又送了堂會，我自己也加入演了一齣「落馬湖」，新娘雍容華貴(我倆的結婚照片被照像館掛了一年多)，極一日之盛。

我倆的婚姻是從「對比相吸」(Contrast Effect)及「一見鍾情」開始，到結婚後纔互相愛戀了解的。我一向在家稱王，而她亦嬌生慣養的，因此婚後並不立即融洽，過了些時二人即據「夫主外妻主內」的原則，互相容忍原諒。我妻生性意志堅決，凡經她決定之事，她就終生不渝。回想我倆五十餘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從未為自己計算，一切都以我為中心。她勤儉持家，在我收入多時，費而不奢，收入少時亦能截長補短

，不顯寒儉，在我困難之時，則親自操作，毫無怨尤。我一生中經過大小風波很多，她常爲我從旁協助或收拾殘局，我二人的典型真像顧炎武夫婦的「妻太聰敏夫太怪」，用句迷信的俗話說，她可能是前世欠我的。

調職長沙鄉俗有異

婚後一年，我們生了一個男孩，不幸被庸醫所誤，七日夭折，而我適在此時奉命調往長沙，我妻尚在月中，不能同行，使我初嚙分離相思之苦。在我離滬之時，我岳父差他家人名順才者相伴，乘船到漢口轉乘火車到長沙任所。此僕忠厚憨直，在南京隨侍我岳父時曾鬧了一個笑話，我把它記在此處，供讀者一笑：

岳丈在京任監察院秘書長之時住在院內，某日代于右任院長主持國父紀念週，剛在讀國父遺囑時，順才突然從臺後出來，手舉火腿，高聲問道：「老爺，清蒸還是煮湯？」岳丈連揮手趕他下臺，全院同仁，皆掩口而笑。此君隨我在長沙時，做事極爲勤奮，幫了我很多的忙，但有時異想天開，使人啼笑皆非。我到長沙時，早期同學張伯烈任稅務司，此君是湖南人，才華橫溢但行爲怪僻，同學們皆知他是很難侍候的，他派我主持進口部事務，代替調任之下鼎孫同學（此君陷大陸後幾次被鬪爭，庚死獄中）。張伯烈時常在家中辦公，待下屬苛嚴，因我略有知名度，待我尚算客氣，我幸到任不久，張伯烈即他調，由英人摩肯 Morgan 繼任，與我相處甚好。

我妻滿月後，由一個女僕，伴送乘輪西來，相約在漢口會面，那時我二哥在江漢關任職，我

先到了他家中等候，事有湊巧，此輪誤時很久，船公司又無確切情報，使我擔心萬分，第一夜我獨自在碼頭上過夜，直至第二天下午方纔接到，第三天即返長沙居所，小別重逢，相見之歡真是勝於新婚。長沙爲中國名城，地勢險要風景奇佳，我們居在江邊怡和洋行買辦之家，可以望見湘江及嶽鹿島，離八角亭又不甚遠，所以甚爲舒適。那時物產豐盛，市價低廉，我們祇需花薪金的一半，即足以過很好的生活。當地的人，男的是全國聞名的「騾子」，女人很多是多情美貌的楚女（男人脾氣之急躁，可以我初到時遇到的一個車伕爲例：長沙拉車的大都身穿長袍慢步而走，我催他快些，他即把車桿放下，叫我自己來拉）

。識字比例極高，我在長沙見到的人，無論販夫、走卒或店員女工，都能看報讀書，書店中更是擠滿了人。出版事業極爲發達，而翻印西書，亦較他處便宜，我曾去嶽鹿書院代沈百先先生翻印了許多水利工程的西書，工人是用石板印的，雖爲老式而結果甚佳。在飲食方面，湘菜本是全國聞名的，我尤其欣賞別處吃不到的湘江大魚頭及各種豬肉做的食物。我覺得湖南人的習俗與美國德州人有相仿之處，他們都喜歡特大的東西（譬如碗盤用器特別大、箸匙特別長大、中醫處方的藥量特別重等等），無怪湖南出了許多文武全才的名人，本是人才的泉源，可惜後來被邪風所惑，出了毛澤東等人，遺害無窮。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著

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梁啓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上)作者阮壽榮早年由美考察回國在松山機場
與嚴前總統家淦(時任財政部長)合影。
(下)作者在台北寓所合影

